

報申

圖書

1966.2.22

期刊庫



期五第 卷二第 月五年七十三國民

館內通訊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封面：全運會本報辦事處

館內大事月記

漫談全運採訪

吳嘉棠

一月工作彙誌

申報在全運會中的活動

兩礎

我並未狼狽不堪

劉問渠

本報採訪專車隨行記

一鳴

採訪專車上的機件

無線電迷

洪絮才飛過積石山

宋麟

虹橋漫遊雜拾

仞千

申報掌故譚

彬之

新聞講座之十一

君默

談軍事新聞的採訪

錢夢超

舉一個例

君默

本刊有機密性
只限本人閱讀

學端·宋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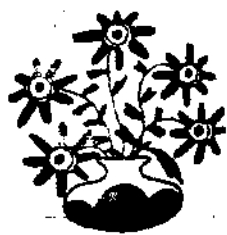
徐繼濂·式齡

趙展·黃靜

潘寶珊·賈白萍

黃乘慶·潘懷偉

石武威



漫譚全運採訪

吳嘉棠

此次本市各報傾全力去採訪全運新聞，競爭之熱烈，可說是我國報業史上空前的一幕。本報在採訪上的表現，雖不願誇張的說是全部勝利，然在陳總編輯及三位副總座領導之下，我們得到的收穫，亦可和任何一張報紙爭一日之長短。外界的好評，更可以證明我們這次在全運的新聞上並沒有失敗。

我們在這篇文章裏檢討本報全運採訪的得失，決不是誇張邀功。因為此次大動員的集體採訪，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關於搜集資料，寫作，人事的配合及組織等，皆有略誌一二的價值，以供將來採訪同樣一大場面——新聞時的參考。

先談人事方面的陣線：總司令是卜副總座。他所指揮的是本報在全運時期全部的活動，包括採訪、推廣、宣傳、社會服務等；在全運開幕以前數星期就開始招兵買馬，主持了若干次的參謀會議，並調配一切的「聯勤」事務。在全運開會期間，又親自在本報全運辦事處整日主持前線指揮工作。本報全運活動的成功，可說是卜少夫先生苦幹硬幹精神的成功。

採訪部隊有體育新聞宿將沈鎮潮，本報杭州特派員儲裕生，言論部籃球專家錢昌年，資料室的廣播英雄沈毓剛，編輯部的文武才子梁西廷，臨時招來的二位生力軍聖約翰大學體育週刊的鄒定鑫、陳暢，及採訪室以「體育」一編——採——三考出身的章繩治，經濟新聞健將胡隆昶，新從積石山回來的一探險小姐——洪絮才，軟性新聞專家桑濬，特寫好手袁文中，全才記者楊文育，鏡箱好漢俞創碩，陸順興，及國大獵影滿載而歸的顧廷鵬。

這還不够，臨時又請了一位我國漫畫聖手魯少飛來參加採訪陣營，使我報版面增色不少。至於我本人，一向就對體育有興趣，職責所在，亦略盡其棉薄。

在採訪上最苦，同時又是最特色的一項，是由南京特派員劉大哥問渠担任的：自京乘採訪廣播專車隨火

炬接力長跑隊，沿途的宣傳及採訪工作。（吳觀周先生爲此項節目的含辛茹苦，真值得感動。）他回來後對我們說：沿途成千萬的男女老少夾道注視的不是火炬接力長跑隊的隊員，而是本報的新異採訪廣播專車，可見得在宣傳方面，申報在京滬路上已收到宏大的效果。

再說在新聞上我們所努力工作的目標：在全運開幕之前就經總編輯決定，我們的對象是一般的讀者而不是一部份對體育有興趣的「專家」讀者；因此，我們的寫作力求避免「體育八股」，做到淺近生動，減低文藝性，加重趣味性。因爲，我們以爲，這是本報本市新聞版上久經試驗而成功的方式，可以引用到體育版上去，使牠得到同樣的收穫。

在此次全運採訪上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採訪任何新聞——包括體育新聞——不一定要有專家。採訪的成功是基於能吃苦，能耐勞，能搜集，組織，運用新聞資料的「好記者」。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有寫作能力的記者，倘能在採訪前下一番苦工，作一番研究，在採訪時能虛心去埋頭苦幹，他的成績未必不能超過一般所謂「權威」的記者。我們這次全運採訪的成效，一半是靠我們自信力的堅強，一半也是基於我們不

偏重專家的觀念。

此外，全運採訪的嘗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在採訪「大場面」新聞的時候，倘動員人數很多，最重要的基本條件是要有精密的組織。我們這次光就採訪一項就動員了廿人左右，倘事前人員的調配及聯繫無計劃，資料不預先搜集，準備，交通工具及通訊聯絡無辦法，那麼一到採訪的前線，全部廿餘人的烏合隊伍可能全軍覆沒。

此次當我們在準備時期，開了若干次的參謀會議，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雖對這種冗長的集會感覺到厭倦，然而這次採訪、推廣、宣傳等等的詳細計劃，及各部門的聯繫，皆從這幾次會議而產生，我覺得本報的所以能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就是因爲事先有組織，有計劃。

談到組織，還可提到一點，就是在人事方面，我們的目標是使各同仁能在愉快的情緒中，通力合作。我們不採用明星制，在可能範圍內使勞逸得以平均，使每個工作人員皆有表現的機會。

我們全運採訪是在五月初開始，在這以前，可說是沒有體育採訪的班底，除鎮潮、繩治二兄外，全部

人員對體育採訪大多缺乏實際經驗。在工作開展的時候，我們先有一個假定的工作分配，由桑濬兄担任足球，隆昶、繩治、鎮潮三兄担任田徑游泳，裕生、昌年二兄担任男女籃球，毓剛兄担任網球，西廷兄担任男女排球，文中兄担任游泳及特寫，洪小姐担任女運動員訪問，定鑫、陳暢二兄担任壘球、拳擊、乒乓等、文育兄担任場外活動及大會消息。

在全運開幕之前，採訪人員開始準備工作，搜集了一大堆資料，日夜加工整理，那幾天採訪室工作的場面，簡直和學校內大考前開夜車一般的緊張。到全運開幕的前一日，準備工作大致完畢，各人即就自己負責部門寫了一篇綜合性的「概觀」文章，分析各項運動的成績與各隊的實力。採訪同人都說這是一幕「入學考試」，之後，才大踏步跨進運動場。但大家到底都是門外漢，在未上場之前，心中難免有點慌，十天的會期，究竟不是拚一天命可以見功的。我們有無把握，誰也不敢說，本報雖然起勁了一陣子，但在這種熱烈的競爭中，能不能比人家強？如果一無成績，豈非丟臉？想到這些，我們每個人都不禁戰戰兢兢。

全運終於開幕，申報的戰士們按着各人的崗位，

分頭出發，儘量獵取新聞，每天返館時，都有豐滿的收穫。居然第一二兩天的版面就不在他報之下，於是各人的好勝心更加強了，氣也打得更足，雖然辛勞萬分，卻並不影響工作效率，反而愈來愈緊張，直到大會閉幕為止，始終沒有一個勇士臨陣敗退過。

此外，我們這次除了新聞、特寫、花絮外，照片的貢獻可說是最大。試想一想，三版地位，如果沒有精彩的照片配合，是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創碩、順興二兄所攝取的鏡頭，在我國體育新聞照片方面，無疑地已立下了一個很高的水準。

談了許多關於我們成功的地方，難道沒有失敗，缺點嗎？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也都承認缺點多得很，譬如：有幾次漏掉稿子，有時內容不够精彩，諸如此類，都顯示了我們的疏忽。因此，我們這次雖然有若干的收穫，但決不敢自傲。我們願意憑着這次寶貴的經驗，繼續不斷地學習，以應付以後的局面，改進過去的缺點。美國報業巨子浦立茲曾經說：「一個報紙的成功，不是靠牠昨天新聞上，版面上如何精彩，是要靠牠明天能否有同樣精彩地表現。」我們採訪同仁願都牢記這一句話，以求將來更有所收穫。



申報在全運會中的活動

爾·礎

爲了全運會的舉行，本報動員了大批人馬，集中火力，在近乎不眠不食的緊張狀態下，過了這麼整整

的十二天。現在全

運會業已閉幕，緊

張過度的神經終算

暫告休息，從戰爭

到復員，從絢爛歸

於平淡。

遠在兩個月前

，正當各地選拔全

運選手的時候，上

海各界已在計劃如

何在全運會中出一

下風頭，其中最起

勁的自然是報館。東南日報素來以「體育新聞，全國

第一」自居，大公報和中央日報對體育版也向來重視

，其他如新聞、前綫、和平、正言等報，也都紛紛厲

兵秣馬，準備角逐沙場。申報忝居老大，豈容坐視。

陳總座振臂一呼：「衆將官，着手準備！」於是在三

月十七日，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當時就採訪、攝

影、廣播、特刊、宣傳、營業等各項問題，廣泛討論

，決定步驟。此後又召開了好幾次會議，日子愈來愈

近，鑼鼓也愈敲愈緊。在四月下旬，各項準備工作大

致就緒。

申報全運紀念手冊

最先籌備的是紀念手冊，十二頁可以三摺的小冊子，內容包括歷屆全運會簡史，全國及世界各項運動

申報信報隊



紀錄大會比賽日程，競賽紀錄表，會場地圖，申報簡史，和攝影，簽名頁等，都是實用的參考材料。全部道林紙精印，封面三色，本館自印。本刊編者君默先生忙了整整三天，加工繳卷出貨，在大會開幕時分贈各地選手，作為申報的見面禮。自然囉，借此為自己宣傳一番。

信·鴿·成·千·臨·空·飛·舞

同時，本報與業餘無線電協會合作舉行的採訪專車，當推本報在全運會期內精心傑作之一，由南京特派員劉渠率領，沿途廣播宣傳，橫貫江南八百里，詳情在本期內已有專文敘述。編輯部中，為適應全運期內需要，改出二張半，容納全運新聞三版，調要聞編輯王德馨，通訊版編輯鄒慕農，經濟版編輯孫恩霖等，負編輯之責。全運採訪，更可謂「堂堂無敵鋼鐵陣容」，前文已有詳細報導。全部採訪人馬，報館裏特地定製了藍色哈味制服一襲，上襟綴以金色「申報」兩字，金鼓鳴處，旂幟鮮明。為求易於指揮運籌起見，十八位記者連同其他辦事人員，一律住館，早晨六時起身，七時早餐，餐後整隊出發，吉普喇叭嗚嗚

聲中，齊赴江灣運動場而去。

話說全運大會開幕之日，江灣田徑場四周看台擠得人山人海，一陣歡呼，二千多位選手穿得齊齊整整，列隊進場。正當這時，場裏驀地飛起一千餘頭信鴿，滿天翱翔，情形好不熱鬧，這正是本報與中國勝利信鴿協會合作舉行大隊信鴿表演，信鴿數目之多，打破空前紀錄，一共表現了三項節目：（一）飛彩表演，（二）散放傳單，（三）集體飛行。五色彩帶，同時升空，五彩傳單，臨空飛舞，成千信鴿，整隊飛行，蔚為壯觀。

申·報·全·運·辦·事·處

在會場，本報自然少不了要一個參謀本部。因此，在大會開幕前，已在會場中心地段佈置了辦事處。從會場大門進去，過游泳池和體育館，在通往田徑場的大路上，但見兩旁商店林立，各自爭奇鬥豔。猛抬頭，見一幅紅布標語，懸掛路空，上書「申報歡迎全運選手」，向右轉，熟悉的申報報頭字體便觸入了眼簾。辦事處的門面裝璜，是挺神氣的，雖然不過是一大間蘆蓆棚，但經過一番化粧，室內佈以紅綠白三色

布幔，白漆門面，中央裝掛地球牌巨型電鐘一座，左右綴上二公尺見方「申報」二個大字，字上綴滿小電燈泡，入晚通明。這樣一來，居然美輪美奐起來。門首兩旁張貼最新全運照片，引得男女觀眾，蜂集門前，爭先觀看。門首中央，懸掛小黑板三方，隨時報告比賽成績。辦事處內，除採訪人員辦公休息以外，發行科方面，也在辦事處辦理會場發行事宜。

辦事處對馬路，便是申報社會服務科，除了門首的巨型電鐘換上了一具碩大無朋的寒暑表外，一切裝璜，與辦事處完全相同。社會服務科的工作，包括（一）尋找迷路兒童，（二）待領遺失物件，（三）發售及沖洗大會紀念照片，（四）人事諮詢問題，（五）其他偶發事項，隨時為運動員及觀眾竭誠服務，由本報社會服務科黃寄萍主司其事。自早晨七時至傍晚八時，門庭若市，前往詢問接洽的，日有數千人，直忙得湯恩燕、李紹毅二人頭昏腦脹。

出售照片生意奇好

社會服務科內特備全運照片樣本三巨冊，任憑來賓選購。這些全運照片，都是每日由攝影記者在會場內獵取的寶貴鏡頭，當晚帶回報館，連夜洗印，一應底片及照片的整理送印事宜，統由資料室負責擔任，完全是晝伏夜作的苦差使。

此外還有全動消息廣播。本報除與全市二十餘家

廣播電台合作，每天所供給的早、午、晚三次新聞中，加強全運新聞的報導外，又與亞美麟記電台和中國文化電台二家特約，在每天晚間十一時起，廣播當日全運新聞，由本報供給最詳細正確而生動的綜合廣播稿，使一般無緣到江灣的民衆，得在空氣中聊且過癮。

作為這一次本報在全運會所作種種活動的尾聲的，是編印「申報七屆全運畫冊」，現在已在發售預約，預計在六月中可以出版。

全運會順利閉幕，一大批工作人員經過了一段緊張殺搏的過程，大家又興奮又疲倦。一致感到欣慰的，是申報在這次全運會中，更增高了自己的聲望，獲得更多讀者的愛戴和信仰。



容陣鐵鋼敵無堂定

也許在外形上如此，
但心理上並非如此。

我並未狼狽不堪

劉·問·渠·

——記火炬長跑採訪專車

五月五日下午，我到了上海，晚上很早便睡了，沒到報館去。夜裏，南京和上海通電話報新聞時，趙老人告訴南京同仁：

「劉問渠到了，狼狽不堪！」

好一個「狼狽不堪」！在外形上也許如此，在心理上並非如此。

x

x

x

國民大會還沒有閉幕，我便接到總館的命令：本報與業餘無線電協會合作，舉辦隨總統訓詞火炬接力長跑採訪廣播專車，總館派吳觀周、陳一鳴兩君隨行，要我自南京出發作「領隊」。專車的具體任務如何，還弄不清楚；我這個「領隊」要作些什麼事，我也不知道。總編輯到南京來的時候，當面請示，也祇是供給廣播一點材料，沿途報道新聞而已。

命令是要遵守的。顧不得卅四天國大沒有充份休息，沒有充足睡眠，也顧不得立法院馬上要開會。然而，連準備的功夫都沒有。國大挨到五月一日纔閉幕，剛剛喘了一口氣，五月二日又要出發。

採訪專車是多災多難的。據說，爲了種種原因，遲到五月一日下午四時纔由上海出發，却又落着雨。一天半，要趕到南京，時間少而路又不好走，差一點就翻了車。一日夜裏十一時纔到無錫，車中人就在車中坐了一夜，準備第二天大早開車。二日清晨二時半，吳觀周君由無錫掛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已經到了無錫。我說：能趕到南京最好，若是趕不到，我會乘小吉普去湯山甚至句容去迎接。

火炬長跑是五月二日下午三時由總統府出發的，我邀了濮德玠兄和我同乘吉普到湯山，如果我住在湯

山，他就可以趕回來發新聞。用小吉普來担任隨長跑，再合適也沒有。速度快，轉向容易，上下方便。南京幾家報館也派了吉普隨行到湯山，一路上浩浩蕩蕩，非常有趣。

開來一部大客車，等駛近了一看，原來正是大家所企盼的採訪專車。車上的發電機正隆隆作響，一停下來，馬上又架起一根天綫，車中人急馳了一整天，沒有休息，也沒有好好吃飯，現在却先工作起來。

我們先趕到湯山，到處詢問：申報的專車到了沒有？沒有！糟糕，我想，也許出了問題。五時一刻，火炬長跑也

湯山是個很糟糕的地方，有著名的溫泉，多少大人物時常前往遊覽，沐浴，却沒有可以供一般人休息的旅館。我曾在火炬到達之前，詢問了幾處，都不得要領，而那唯一的旅館，却和貧民窟差不多。採訪專車到達後，我們便臨時決定，等工作完畢，仍趕回南京，吃飯，睡覺，明天再趕到湯山一同出發。這樣，我便先趕回南京，和周涯夫主任商量着給他們找了旅館，等他們到達後，又在六華春為他們洗塵，這時，纔認識了業餘無線電協會的幾位工作人員。

到了湯山，我正計劃着乘小吉普趕到句容，打聽消息，這時，遠遠地

負責車上廣播事宜的是許毓嘉君，還祇有二十八歲，精明能幹，肯負責任。他的夫人和介弟也隨車同來，一路吃苦受罪，而興緻不減。他有兩位重要的助手，李歐儒君和梁毅堅君。專車是兩江公司的，兩江公司服務部主任陳憲琦，且親自隨行到南京。車上的設備很簡單，一部發電機是動力，另外就是收發話機。本報吳觀周君也是業餘無線電協會會員，所以很容

易促成了這次合作。

X

X

X

從南京到上海，火車祇要六小時，但我們的專車却隨着長跑走了兩天半。專車實際是五月三日清晨五時由南京辦事處出發，那時天還沒有亮，車中人都惺忪着雙眼，望着黎明的揭幕。車頭上，一面申報旗，一面業餘協會旗，車身兩側，則都是「申報隨火炬長跑採訪專車」巨幅白地紅字標語。單就這部專車看，就已經够「招搖」的了，何況每到一處，擴音器便向民衆講演，還分散「看報如吃飯，天天不可少；該看什麼報，自然申報好。」的傳單。在許多地方，採訪專車對民衆的吸引力，竟是超過一個運動員手持火炬孤零零地長跑的吸引力。

這一路上，專車是採取跟隨，先到，後出發的方式。在長跑途中，我們常常緩緩開行，跟在選手的身後；一會兒，專車就一直開走，因為我們的宣傳和廣播的工作都要有較充份的準備，先開便先到，可以對歡迎的民衆先作宣傳。在溧陽，在宜興，在梅園，在無錫，在常熟，在太倉，在嘉定，在南翔，專車所吸引的民衆，比火炬吸引的還多。每到一地，專車使用

最慢的速度在人叢中穿行，許毓嘉君搬出擴音器：

「申報與業餘無線電協會合作……」

一面宣傳，一面報告長跑到達什麼地方了，而車身的巨幅標語，更給民衆以深刻印象。於是車子停下來，開始通話，民衆們便把車子圍團圍住，看看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專車通過無錫城中，最不容易，無錫的幾十萬居民，好像都擁到街上來了，把幾條大街都塞得滿滿的。車子是在人街中走，還得勞警察的駕，給我們開路。在常熟，專車沒有進城，成千成萬的人被吸引到車站，好不容易纔請他們讓出一條路。這次火炬遊行，由南京到宜興，是京杭國道；由宜興到無錫，是宜錫公路；由無錫到真如，是滬錫公路。比較起來，總算都是偏僻地區，在廣告宣傳的效果上，是不成問題的，因為祇有本報派了採訪專車，連小鄉鎮上的民衆，口中也不斷地唸囀着：「申報，申報。」專車的另一任務是採訪新聞，隨時廣播，結果似乎不太合理想。業餘無線電協會幾位工作人員的工作精神是可欽佩的，但專車要早到，要遲走，中間需要一個工作時間，而長跑則無間斷。爲了顧及專車的廣播，我祇好犧牲了採訪，不足之處，則拜托南京中央日報同行的兩位同業，他們給我很多的幫助。

生活上的辛苦，那可以想像得到。住小旅館，食無定時，每天在車中顛簸十小時至十三小時，一路上吃不盡的灰塵，但這都是小事。到了太倉，全程將盡，却出了問題。我正在等火炬馳到，準備交涉旅館，吳觀周君突然告訴我：「他們要搬機器回上海了。」

爲什麼呢？我花費了三小時的交涉，纔弄清楚。本來這次專車，雖然全由本報出錢，却規定是本報與業餘無線電協會合作。一路上，他們看本報上的新聞，多沒有提到業餘協會，大不高興。因之牽涉到申報同仁的態度，伙食不好，旅館不好，甚至某人愛多說話，也不能滿意。我想，這是毋不得台的事情，由太倉到上海，最後一段路程，我們如何能半途而廢？三小時的交涉，總算解除了許多誤會，惟一的問題，是明天本報上一定要寫出與業餘協會合作字樣。

我担負不起這「拆夥」的重責，祇有打電話請示。很幸運，下午七時半居然在總館中找到卜少夫先生。我報告給他後，他大約是笑了：「我們老早已寫好一篇稿子，並且決定明天登，你聽，我唸給你……」那是一篇捧業餘協會的新聞。

在太倉城裏一家最大的飯館中，我們幾個人，盡量陪着笑臉，吃了一餐解釋誤會的飯。第二天一大早，由太倉出發，車中的廣播依舊通話，到真如後，且有一次很詳細的綜合報道。

專車隨火炬到達大會場，聯絡沒有弄好，專車開到正門，我祇好闖入會場，穿心而過，出了後門，找到本報辦事處。第一位是看到姚吉老。我說：「專車平安到達，還有我的事嗎？」

在辦事處，碰到出席全運會開幕典禮的趙豪老和王啓老。「狼狽不堪」的印象大約是那時造成的。我的臉上厚厚的一層灰土（後來洗下半盆黑湯），精神也似乎萎靡不振。王啓老第一句話問我：

「睡得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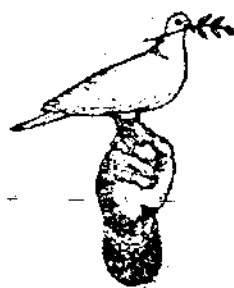
我毫不猶疑，大聲道：「好！」他笑了，我也笑了。夜裏，趙豪老爲我報道：「狼狽不堪。」

是狼狽不堪嗎？不，也許外形上如此，在心理上並非如此。第二天，卜少夫先生和我閒談，他說：這次全運會報館就心三件事，「第一是……第二是……第三便是廣播採訪專車，每天都要收聽廣播，注意到什麼地方了，是否有意外……」

自然，總館中負責人都要就心，這不僅是一項工作，一部車輛，或幾位同事的問題，而是本報的宣傳，廣告，乃至名譽的問題。我心裏想：「若是在太倉交涉不好，業餘協會把機器拆了走，剩下空車到報館交帳，那纔是狼狽不堪呢！」

直到五月五日晚上，倒在席蒙思床上，我纔睡了三十八天來的第一次舒服覺，身心都纔得到真正的休息。

五月十三日追記於南京。



全運京滬火炬接力跑

本報採訪專車隨行記 一鳴

此次全國運動會，仿世運例，舉行京滬長途火炬接力賽跑。本報為響應這件盛事，特地與中國業餘無線電協會合辦隨行採訪廣播專車，車上裝設小型電台，跟着火炬，隨時隨地利用這流動電台，廣播出火炬

能生勁，後幾經交涉，我們答應返滬時補辦手續後，始獲通行。過太倉，雨漸密，滿路泥濘，車行其間，顛簸得非常厲害，車中人像坐在搖籃中一般，頭昏目眩，真是難受。

賽跑的消息，此事在我國，與這次火炬賽跑同樣是空前的豪舉。車子是向兩江汽車公司租用的，因為是破天荒第一遭，所以對於電信機件的裝配校驗，加意審慎，把原定五月一日上午七時出發的時間，延至那天下午四時，方從上海動身。我奉派為推廣宣傳，隨車服務，同車者除我和本館吳觀周先生，及勤務三人外，還有無線電協會方面許毓嘉夫婦等六人，及兩江公司服務部主任陳憲琦君，及其女友黃小姐，並司機、銅匠各一人，合計全車恰為十三人。

車在雨中沿滬錫公路進發，過真如，途中遇養路費征收站，攔車索取養路費，雖經我們取出公路總局所出的養路費免征文件，但又推說不是直屬機關，不

傍晚，車抵常熟境白茆鎮附近時（離滬約七十六公里），司機偶一失慎，車頭直向路左河邊駛去，司機見狀，連忙撥過駕駛盤，不料又過於偏側，車子反衝向右邊河中，此時虧得司機鎮靜，急忙將車煞住，但車子已下河一半，幸免覆車巨禍。其時危險真間不容髮，至今思及，還覺心悸不止。時為七時二十分，我們全體下車商量急救辦法，幸由兩江陳主任在近處尋到一輛起重機車，出了六百萬元的代價，把汽車從河旁拖上岸來。據兩江方面說，不久前，同車在同地也會發生過覆車的事，這真合上古語所云「前車之鑒，覆轍堪虞」了，其後車上有人想到車中的人，恰為一不祥數字，那更是無巧不成書了。

八時四十分，車子重行開走。九時三十分，抵常熟鎮，時已天黑，本可在此留宿，但又恐明日趕不到

南京，經多數人同意，繼續前進，乃於深夜十一時二十五分抵達無錫，由無線電協會會友吳君來迎，領導到飯館中進晚餐。又承錫山通訊社張容量先生幫同解決了住宿問題，但因一時興奮過度，不易入睡，羣坐閒談。忽於客棧中壁間發現蜈蚣壹條，床舖又多臭虫，遂更嚇得不敢入睡。除有二位因日間疲乏已極，倒頭納睡外，餘皆坐以待旦。

翌日（二日）清晨，即動身晉京，車行駛過太湖邊時，因公路左邊是水，右邊是山，地勢甚險，車上有的人怕共匪來偷襲，有的怕海盜來搶劫，因為這車上的收發報機，正是他們最歡迎不過的東西，尤其是胆更小的許太太，又恐怕車子會再開到太湖中去，直嚇得不敢張眼往外看。直到過了太湖，才始定心。

中午抵溧陽，在當地一家小飯舖內進膳，後又出發，經天王寺，句容，於五時四十分到湯山，得悉火炬賽跑選手已在十分鐘前到達，定在湯山過夜，我們乃也停車暫駐。我久聞湯山溫泉，四季溫暖，山上風景幽美，極思乘暇一遊，只在車站上遇見劉問渠先

生，商談結果，我們的車子需駛京過夜，讓汽車加油，檢查機件，湯山之遊就此作罷。

車到南京辦事處門口，天色已晚，由京處周滙夫先生招待晚餐後，分宿中央、凱羅兩旅店。

三日清晨，羣集辦事處，爭閱昨天本報所載關於採訪車的消息。不一刻，汽車開到，即出發趕回湯山，旋即隨火炬選手同行，沿途每過一地，羣衆爭先歡迎，爆竹聲，鼓掌歡呼聲，響徹九霄，情況熱烈。七時過句容，當地國民小學學生列隊獻花。再前進到將近天王寺時，一選手因急於要讓我們的汽車，不慎將雙足插到泥沼裏去，一時竟拔不出來，濺得滿身是泥，車上的兩位攝影記者，都要想爭攝這意外鏡頭，但等到停車下去，這位選手已經爬上來了，手執着火炬，繼續前進，精神可佩。選手到天王寺換班休息後再跑，經南塗到溧陽，我們隨便買了一些點心充飢。四時十五分抵宜興，本報分銷處任勳臣先生前來迎接，陪同借好客棧，又送了我們幾件禮物，招待周到，盛情可感。

四日一早，由宜興出發，於九時半抵無錫梅園，我們乘在通信的時候，進梅園走馬看花的逛了一圈，

這時江南南大學學生十餘人來陪火炬選手同跑，表示敬意，經西城，光復路，出光復門，送至榮巷後折返。一路又經過安鎮、練塘至常熟，當地各界代表向選手獻贈一發揚尚武精神「錦旗壹面，我們車子又停下來通信，一部份人到街上去用過午膳。略事休息後，再跟着選手出發，直到太倉。太倉各機關首長，男女軍樂隊，排隊歡迎，行列之長，幾達一公里，由羅東中學女生二人上前獻花，全體就在此宿夜。

五月五日晨離太倉，昨日來歡迎的人，又都齊集在車站上歡送，臨時又推了二位小姐獻贈「積健爲雄」錦旗一面，選手們也還贈火炬一只，以留紀念。太倉縣政府還派警士四名護送到葛隆鎮才折返。旋又經外港、嘉定、石岡、南翔，重又遇到那晉京時被留難過的養路費征收站，車上有人戲問站上的養路費還不要，他們見是大總統訓詞的隨行車，連連回答說「不要了，不要了」。全體在十時半到達真如，較預定時間早了一小時，恐怕到達會場還早，便在真如暫駐，預定下午一時半再動身，所以車上的幾位先生，便從容的到附近飯館內進餐，不料選手們臨時又恐怕過遲了，提早了半小時出發，正在吃飯的幾位，都只

得吃了一半放下飯碗，上車就趕。但選手們跑得真快，追了半小時，還不見他們的影子，等到進了市區，車輛擁擠得很，我們車子更不能開快，急得在車上只是跳脚。這時幸虧許毓嘉先生跳下車子，把前面的兩部汽車攔住，讓我們追過去，這樣又繼續的追了幾部汽車，我們才慢慢地追近選手了。跟在選手後面的，不僅是汽車卡車，還有許多三輪車及自由車，絡絡續續地約有二三百輛左右，煞是熱鬧，這一行列經虬江路、四川北站、吳淞路、九龍路、過嘉興橋路，直趨其美路，一路上人山人海，選手們在爆竹歡呼聲中興奮地奔馳着，步子極快，到五角場還不到二點鐘，較預定時間又早了三刻鐘。全體祇得鵠立等候。

鐘鳴三下，接力賽跑全體選手六十六人，分成兩排，前列十一人各執火炬，在數萬觀眾歡呼下，循東司令台大門進入會場，本報採訪專車的任務，於焉完成。此次採訪專車，每至一地，必停車暫駐，由許毓嘉、李石麟二位留坐車上，報告選手長跑情形，及各地動態。有幾次適值用膳時間，又碰到通信困難，他們二位只得以饅頭、麵包等乾糧充飢，工作精神真是值得欽佩。

採訪專車上的機件

無線電迷

▲此次全運會京滬火炬接力長跑，本報派專車隨，即此君在工作也。

行採訪，路上情形，已有劉問渠陳一鳴先生爲之記，茲不贅述。本文擬只就無線電通話及機件方面，作一簡單介紹：

▲放大器一共有五只真空管，輸出有廿華特；揚聲器計十二吋，聲音是相當洪亮了。

▲隨車攜帶機件有發話機兩只，一爲自製之廿公尺短波發話機，另一爲四十公尺外國製發話機。共有真空管八枚，係作後備軍，萬一廿公尺一機損壞，即以此代之，結果同兩江汽車公司隨車同去的銅匠一樣，備而未用。

▲話筒是動圈式的。我們一切都預備雙套，電源且有三副，唯話筒只帶了一只，而這一只話筒，偏在湯山告損壞，幸虧業餘家是最會動腦筋的，我們就將猶太聽筒拆下一只來，代話筒工作，成績居然不錯。

▲其次是收音機，均屬上品外貨，普通在飛機裏摔至地上還能工作者，因我們預知公路崎嶇，顛沛難免，非攜佳品，不能勝任。此二機一爲 BC-342 一爲 SX 28，結果後者獨任其勞，計有真空管十四枚。

▲寫到此地，再把業餘會方面的工作人員約略談一談。許毓嘉及李石麟兩君，專任收發消息，許毓嘉太太作預備員。沿途會請她在放大機中向歡迎者廣播，大有上海各電台報告小姐風味。許毓杭君打雜差，張志豐君專管發電機。梁毅堅君負責蓄電池，兼任修理，在下對於無線電爲三腳貓，抓來抓去，做聯絡工作。

▲移動電台最難解決的是電源，我們隨車攜帶發電機兩具，一爲六五〇VA，一爲一五〇〇VA，

用汽油混以機油起動，消耗量極省，車上機聲軋軋者

的我國，這還是創舉呢！

▲此項工作，在國外並不希奇，可是在科學落後

張治中郭寄嶠對她這種勇敢的工作精神大為讚歎。

洪絮才飛過積石山

宋麟

洪絮才是第一個飛越積石山的中國女性。就全世界來說，她也是第一人。

四月十三日中午，我接得館裏的來電，說洪小姐

將乘中央航空公司積石山專機來蘭州，但未說明參加探測。蘭州事先並不知道探測工作復活的事，我便打電話給蘭州的「國際飯店」——西北大廈，請他們定一個單人房間。他們回答我說，假如是搭央航公司的專機來，一切食宿已由該公司準備妥當了，叫我「不必操心」。

十四日專機並沒有起飛，只收到中央社的電報：「十五日飛蘭」。但央航公司蘭州辦事處的電話，却整整響了上半年。

十五日中午，專機到陝後，我便借好孫汝楠市長的車子，只待專機由陝起飛的「飛報」，便馳向機場去。我原來請有一位蘭市女同業陪洪小姐的，後來知

道一行的同業有十餘人，便不再有勞這位女同業多此一行了。（她並不跑積石山探測的新聞。）

我們在機場候了近兩個鐘頭，專機才自天而降。

停降後，中央攝影場的攝影師先下來，又把機門關上，等開末拉對準之後，機門開處，便有一位着豹皮大衣，白綢圍巾，明眸秀髮的小姐，提着手提箱，第一個步下機來，像一個電影明星似的，表演着下機的鏡頭，足拍了一

二十呎。我們還在等着或有

另一位女性下來，可是人都

下完了，才意

識到第一個下機的便是洪小



姐吧。走上去一問，果然是的。我很榮幸的把她介紹給一同來迎接的十多位同業。

我們一塊進城到西北大廈，選好房間時，已是下午六時半了。新聞報的魏志剛十分鐘後才搭央航公司的大客車來到，住在洪小姐隔壁。兩家比鄰的報紙，到蘭州也是比鄰。她行裝未卸，我便催她寫消息。她未帶電照來，我跑到電信局去，用我的電照，先發了一個D·PRESS，告訴編輯部留多少地位。洪小姐的一百廿多字的稿子，却以PRESS拍出。因為蘭滬間電報要經南京一轉，都發D·PRESS太不經濟，又怕趕不上截稿時間，所以只好這樣辦了。對電信局營業部的人還千拜託萬拜託的說了許多一請關照一的話，接着，我還替新聞報的駐蘭記者也發了一電，大家如果把申、新兩報次日的消息一比較，恐怕要罵我自私的吧？但爲了新聞的競爭，我不能不如此。

晚上，洪小姐在西北大廈大廳裏，看了十來分鐘的豫劇，同張治中將軍只隔開一人之座，張氏頻頻詢本報近況，洪小姐和他很禮貌的應酬了幾句。接着，我又介紹她和孫市長，新聞處上官處長見面。九時正，蘭州市新聞同業和外埠各報駐蘭記者茶會歡迎新來的

同業，洪小姐也出席，大家談得很融洽，深夜十時才散。次晨要飛積石山了。他們五點鐘便起床，略進早點，驅車到機場去等天氣。可是蘭州和青海的氣候都不好，他們一直等到十一時，我打電話到機場去問陳文寬先生，他說：假如下午一點鐘天氣還不好的話，則將原計劃擱後一日。

我正在吃午飯，專機却起飛了。我看看錶，是十二時五十五分，我仰望着深綠色的巨機向東飛去，開始計算時間。一直到下午五時，我往返於央航電台，央航辦事處，省府交際科，差不多每小時要打兩三次電話，向有關方面問專機的消息。五時半，央航辦事處趙主任文彬（我的大同鄉）拿一張英文電報給我，充滿了航空術語，這是專機上拍來給鄧誥章先生的報告。這時，新聞報的蘭州同業又和我在一起，我們便勉強的「意譯」了出來，跑到電信局去發。他不用譯碼，我却大吃苦頭，一方面譯碼，一方面打聽專機的消息。下午七時，專機還沒有下降，我等得不能再等了。七時五十分，我在電信局的電話聽筒中，聽到洪小姐急促的聲音，她口述的飛行經過和機上拍來的差不多，只是在歸途中發現了另一座二萬一千呎的高峯。

我在電報上加了兩句，親自跑到電報機房中請他們一
務必提先拍出！——因為字較多，天又近晚八時（上海
應是九時以後），不能不一忍疼——發了 D · P R E S
S。不過，我相信編輯部一定在留了地位，等這電報的。

發完電報，我以陪客的身份，去出席張治中歡迎
探測人員的晚宴。九時半記者們才來（晚會上的情形
，我已另有文報導）。席散之後，張治中、郭寄嶠和
孫汝楠等閑談，對洪小姐這種勇敢的工作精神，大為
讚嘆。過後，我聽到無數人的好評，我自己也大有「
與有榮焉」之感。

次晨（十七日），我於六時前到西北大廈，才有
機會和洪小姐談談昨天的情形。她把兩則電訊交我代
拍到館裏，我再陪她去機場。七時十五分，專機起飛
。所可惜的，到機場來送行的，只有我一個人。

據本報重慶專電，這天（十七日）他們又飛到積
石山去工作了兩三個鐘頭，加上昨天六小時四十分
連續飛行，而且又飛得那末高，其經歷一定是不平凡
的。我希望洪小姐能把她的飛行探測經過，詳盡的寫
出來給各同仁看看。渲染已久的積石山，我們對它太
憧憬了！

虹橋漫遊綴拾

仞千

雲淡風輕的四月廿二日下午三時，在黃領隊的領
導下，一行三十餘人，浩浩蕩蕩向虹橋進發。黃
引報了少許，幾分車抵目的地。黃領隊前導，又
，起了不少路，人黃家園，獨出於拍也
一個大進門，轉進園內，有幾條路，也
一個八尺餘寬的紅橋，橋上刻着「
作成了十二張的點，小橋統計，以河內
變有十二張的點，小橋統計，以河內
置，有十二張的點，小橋統計，以河內
惜乎無可玩，否則筋骨大顯，為一勝地，
致上倒車幾次，虹橋俱樂部，因為路不
間，人未妨礙，何處，幸而，草場，爭奪，
一景，人未妨礙，何處，幸而，草場，爭奪，
鞅韜之新穎，為寬又為同人的爭奪，紛
化，工，於先，幽雅，人各作活動，於
人，不難於，先，幽雅，人各作活動，於
平，不難於，先，幽雅，人各作活動，於
大，不難於，先，幽雅，人各作活動，於
人之橋，三刻，茶點，飽餐，其狀殊發，
阿西時裝褲，歸途，車中大喊「硬傷」，不合算。



申報掌故譚之

(二十八)怪廣告兩則

廿四年六月廿七日，申報刊有「沈瑞芳爲夫沈鳳山死後啓事」之廣告一則。驟視之，以爲必因遺產問題，或擬再醮而已。細讀其文，殊覺怪異。文曰：「啓者：氏夫於本年古曆四月十八日，因吸鴉片，致海門縣政府傳問數次，并未涉及爲匪情事，詎有不肖之徒，假借氏名捏控，致被槍決。事後未亡人偵知一切，痛不欲生，恐外人不明真相，特詳述原尾，白諸於世，俟查得假借者，再行依法訴究不貸，此啓。」

廿八年五月卅一日，申報上又有一則「朱素娟女士緊要啓事」的怪廣告。文云：「本月十四、十五兩日，上海申報、文匯二報，載蔣光照律師代表朱千里朱素娟協議離婚啓事一則，閱之不勝駭異。查亡夫千里在時，素娟患難與共，親友咸知，而情好篤切，素無齟齬，協議離婚之說，不知從何而來。所謂協議離婚云云，事必素娟本人同意，具有親筆簽字字據，今字據何在，證人又爲何人。更可怪者，所謂離婚啓事，不在亡夫生前登載，反在死後刊出，顯有人從中捏造黑白，淆亂聽聞，冀圖中傷素娟個人名譽，除依法訴追外，特登報鄭重聲明，此啓。」

上述二則廣告，均涉及夫婦間之關係，而由旁人爲之越俎代庖，殊爲怪事。更可異者，當事人既事前未知，而事後均加以聲辯，二事如出一轍。對於他人夫婦之間，未必有人代爲挺身而出，更無人以此等事開玩笑，其中必另有原因可知。但其故安在，則頗耐人思索耳。

關於朱素娟事，查十四、十五兩日申報，果有「蔣光照律師爲朱千里朱素娟證明協議離婚啓事」之廣告。誠如朱素娟啓事所云：「今字據何在，證人又爲何人。」及「所謂離婚啓事，不在亡夫生前登載，反在死後刊出。」凡此種種，均不能以常理猜度。又

查蔣律師廣告，既無事務所地址，又無電話號碼。向其他律師查詢，又不知此蔣律師之大名。所以此悶葫蘆，始終無法打破。

至前一則廣告，夫婦同居，夫之行爲，妻子大多知之。即或因故而蒙蔽其妻，然他人既假借其妻之名義而控告之，審詢時，何不出而對質？夫既到庭，何以不查問原告姓名，而甘受官廳之判罪槍決，此更荒唐。鳳山被拘以後，由審詢而判決而執行，爲時諒不爲短，爲妻者例應設法營救。若果確屬冤誣，更可提出證據，正式具狀聲訴。今沈瑞芳不設法營救鳳山於生前，而僅登報聲明於死後，其故安在。夫人死不能復生，事後聲明，亦復何補。且其夫之冤不冤，真相之明不明，更與外人何關。跡此種種，究不知其是何用心。

此兩則廣告之用意，非局外所知。旁人讀之，徒覺其莫明其妙。無以名之，姑名之曰「怪廣告」。

(二十九) 庶務科的兩張座右銘

在庶務科壁上，粘着兩張紙條，文爲「毋忘七月十九日」，和「毋忘十月卅一日」。在七月十九日的那張紙條上，還附釘着一段鉛皮電線。這兩張紙條兒，何以被鄭重地貼着；這兩個日子，又何以要記着勿忘呢？筆者看見這兩張字條，覺得非常奇怪，詢其緣因，才知其中有兩件不幸的事。這兩件事雖發生不久，算不得是掌故，却足令人猛省，故特記之。

電氣匠趙培城，於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竊取鉛皮電綫四捲，擬夾帶出外變售，爲門警發覺而破獲。四捲鉛皮電綫，體積頗大，不能攜帶出外，乃思索數日，得一妙法，將電綫四捲，縛於胸前，想必不致爲人窺破。但私竊物料，心情上總有點異樣，且身體過於擁腫，致啓門警之疑，將其搜查，待解衣時，則見胸腹之間，盡被電綫環繞，即幫赴刑場之巨盜，亦不須繩索如此之多。事既暴露，遂將趙培城送黃浦警局法辦。庶務科乃記下此日期，促使將來之注意。

卅六年十月十八日，出納科着信差李光明送稿費至復旦大學周伯棣先生處，計三十萬元。詎意李光明未曾送去，私自將款化用。迨後周伯棣先生查問稿費，始知被李光明所竊用，並冒簽周君姓名回單。事發，李光明至復旦大學，向周先生懇求，允於月終歸還。但至月終仍未償清。館方派員至復旦向周先生調查，將稿費三十萬元送去，以清手續，並解李光明之職。

這兩個工友，都因一時的錯悞，而遭失業。趙培城更受法律上的制裁。雖然他們兩人是咎由自取，但在整個報館看來，總是不幸的事。我們希望以後再沒有這樣不幸的事發生，俗語說：「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庶務科把這兩張字條貼在那裏，可以隨時看到，加以防範。不過消極的防範，總不若積極免除來得好，所以這兩張字紙，從今以後，希望其只成爲申報歷史上的一段陳跡才是。



君·
默·

一○之○講○新○
十○座○聞○

登呢還是不登？

「X X 吾兄：X X 一案中牽涉之X X 君，為弟至友，如有關於該案之新聞送至兄處，務祈推愛，勿予刊登，為感。」

登呢還是不登呢？當編輯的人，都遇到過這個頭痛的問題。

美國大新聞學家達那（Charles A. Dana）有一次會說：「凡天底下發生的事情，我都照登無忌。」

這句話說來很響亮，可惜做不到。達那自己辦的報紙，也沒有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你定要如此做時，結果一定會立不住脚。非但將失歡於廣告客戶、讀者、和官廳，弄得四面楚歌；甚至會被憤怒的羣衆或團體打得粉碎，——這種情形我們已經見得很多了。

即使紐約時報報頭上所印的那句格言，「一切適於刊載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意思之間，也已包含着「一種自我的清濾作用了。這就是說，報紙自己根據一種標準，來決定登還是不登。悍然不顧一切，把什麼新聞都登上去的報紙，世界上幾乎是沒有。」

但如果一切經人要求免登的新聞都予免登，那末這張報紙就處處是長頭長尾，沒有人再要看了。而且，任何犯法的人都有親戚，親戚都有朋友，轉了十八個灣子，最後總可和編輯人拉上點關係。如此，報紙簡直就無一事可登了。

這個問題在世界新聞史上會引起許多辯論，意見雖各有不同，但大體，我們仍可

以找出一條可走的道路。

無論是編者本身感覺某條新聞應該免登，或是他人要求編者免登，我們所要考慮的，就是：這條新聞如果不登，是否將使讀者感覺是一種缺陷？換句話說，我們應猜度：讀者是否會希望知道這條新聞；如果看不到，會感覺失望？有許多常是很小的事情，沒有什麼大的長久的新聞價值，我們如果不登，也不致影響到讀者的興趣，或者被人批評報紙對某事或某人有偏袒。這種情形下，當然可以不必登。關於這一點，半島報業企業公司的總編輯伍德(Dallas E. Wood)曾說過一段話，頗有參攷價值：

「最好的辦法，是說服那來要求的人，告訴他這新聞應該刊載。如此做有時常可成功。但如果不成呢，那末你就當致慮，這個新聞對於你們報紙的真正價值是如何。

假如新聞中所涉及的人名不見經傳，而事情又很小，無甚新聞性，那末，你還是同意不登算了。新聞價值既如此微小，你爲了堅持這一點點，而弄得與他們作了長久的冤家對頭，就大不值得了。

但如果新聞中涉及的人是個知名人物，或相當知

名的人物，而你也知道，這條新聞將會有相當數量的讀者希望知道，那末，你當堅持必須登出。一

這是從新聞價值上來衡量。此外，也還有許多因素，使我們確定某種新聞，或者某種新聞中的某一部分，應不應該發表。

第一個原則是保護無辜者。譬如說，某醫生應召到某家出診，却不知道這位病人是個積犯匪徒。正診視間，軍警包圍該宅，把裏面的人，包括同黨和醫生在內，都捉去了。當然，醫生跟他們是毫無關係，不過，你如果在新聞中被捕名單內把醫生的名字也寫進去，勢將會引起人疑心，以爲這人與匪黨或向來有所來往。即使你在新聞中說明，醫生毫無關聯，但有許多神經過敏的讀者會不肯相信，認爲你愈是否認，可見愈是真的。「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故事太普遍了，這種讀者是很多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把醫生的名字毅然刪去，以免他受到不應受的名譽損害。

再舉個例。一個女子傍晚獨行歸家，在僻處不幸遭強徒姦辱。在這種情形下，女子的名字應不予刊出，而只是說明年齡、時間及地點已足，這是爲了保持這女子及其家屬戚友的顏面。她是一個不幸的犧牲

者，我們新聞記者何忍把她的名字成爲街頭巷尾的談料？但關於這種消息完全一字不登，也是不對的，因爲登出後，可以給其他的婦女一種警覺和戒備。

第二個原則是儘量予人以自新改過的機會。人常常是有偶然的過錯的，知錯而能改過，將來仍不失爲一個好人。我們對於一個初犯者，無論就人道或社會的觀點上說，都不應使他太難堪，致斷絕了他的自新改過之路。在美國麻州，法律規定，未成年者犯法，報紙不得將其真姓名刊佈。在別的幾州，也有不成文的法律，凡少年之犯法者，報紙不載他的真姓名。這都是爲了他還年輕，他的犯法或只是一時的衝動，或在某種情境下一時神經的失態，我們都希望他這第一次的過錯就是最後一次，他將來還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他的名字如果普遍刊載，爲人所悉，對於他將來的求學和就業，都將發生大影響，不啻是對他關閉了社會的大門。這一點十分清楚，毋庸解釋了。

取一件新聞的正確性與完備性，但我們是否即可以因此而去掘發某一個人的切隱私，和家務之醜，這却大是一個問題。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顧新聞的正確性；而是：我們不妨略略犧牲一點新聞的完備性，某些部分可以不登。我個人感覺，在新聞完備性與人道主義之間，我們應有一條界線可以劃分。這條界線是什麼呢？就是新聞價值的重量。如果某一點將大大增加新聞的價值與重量，爲這條新聞所不可缺少，那末，我們只好把它刊入。如果某一點的刪除，對於這條新聞本身的價值影響並不甚大，那末，我們爲了人類的同情心，就把這一點刪去算了。

不單是如此，有些報紙，還會爲顧及一二人感情的免受打擊，而在某特印一張特別的報紙，使某條新聞的內容與一般的不同。這種例子，在國內雖尙無所見，但在美國，則已屢見不鮮。一九三五年，托倫多二男子因犯姦殺案被捕，其時他的太太正在醫院產子。醫院不使她知道其事，但她見兩天來送上來的報紙都撕去一角，已起疑竇，托倫多「星報」乃在開庭之日，特另排印了一張，別的新聞與原來者皆一樣，惟關於這件新聞，則把她丈夫的名字換去，把這張報

紙送至醫院。而醫院當局，也到監中，要那位丈夫親筆寫了一信，說他因身體患病，一時不能來院探視。

同年，却坦諾加足球大賽時，聖母中學與對方球隊作最後決賽，有一個球員已在前一日比賽中負重傷，生命垂危，但仍時刻關念着自己球隊這最後一仗的勝負。却坦諾加「時報」，於比賽之日，特印了一張，把體育新聞中的球賽重行寫過，說是六比零，聖母中學大告全勝。報拿到病榻前，這位垂死的球員心情快慰，微笑而逝。而事實上呢，那場球賽中，聖母中學已以六比七輸了。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這與新聞的正確性並無關係，而在人道的立場上，報紙實在是偉大極了。

報紙爲了維持它的不偏不倚性，在新聞記載上，有時當小心避免替商家做了義務廣告。以美國的情形來說，（因爲美國是商業最發達，廣告宣傳最無孔不入的國家），社會新聞中遇有公司廠號的名字，大都略去。譬如說，某要人於羣衆歡呼中乘一「黑色旅行轎車」抵達會場，出席致詞，我們不說什麼「乘一黑色司蒂倍克車」抵達，以免替汽車商做了免費廣告。

對於電影明星的時裝記載，也只及於其顏色、式樣、質料等等，非不得已，決不提及這是什麼廠的綢料，或是什麼時裝公司所製。對於一般的鷄尾酒會，如果不是十分重要，應該要使大眾知道的，那末，它於什麼旅館舉行，也可不必特別提出，只說「在某旅館中舉行」就行了。

無意間的一句記載，或是一幅照片，有時也會引起問題，所以在這方面，編輯人也當時時注意。不久前，美國霍華特系的某報，在一篇宣傳交通安全的文章中，有一張插圖照片，是一輛開得太快的汽車，撞在人行道邊的電桿木上。很清楚地看得出，這輛車子，是福特牌子。這張照片引起福特廠極大的不滿，提出責問，並且聲言如無滿意答覆，將永不在所有霍華特系的報紙上登廣告。福特廠是一家長期的大廣告客戶，失掉了這筆收入，對報紙將是極大的損失。報館於是立刻在次日公開致歉，聲明：這只是一張假設的照片，如果有這種事情，也必是開車者太不小心，至於福特車子本身，——那是向來有口皆碑的。

館內大事月記

▲本報爲慶祝總統就職，舉辦之新聞照片展覽會，於本月十九日至廿三日假湖社舉行，內容有勵志社供給之總統生活照片，本報自攝之首屆國大及七屆全運照片等六百餘幀，參觀者極爲踴躍。廿五日起已移杭州展覽，六月一日起移南京展覽。

▲全運會選手參觀團十五日午後來館參觀，由社會服務科招待，並以茶點款待。

▲本報發售之全運會畫刊，已在編排中，封面彩色精印，預定下月中旬可出版。

▲南京邊疆學院學生四十餘人十一日來館參觀。江西省新聞攷察團八日晚來館參觀。

▲歷年本報，自創刊號起至民廿四年止，前皆已裝訂成冊，廿五年後因戰時關係未及裝訂，茲已於本月招工精裝，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底止，約共七十大本。

▲英國新聞處於本月一日午後來館放映五彩影片。

▲英國新聞處總編輯樂爾士四月廿三日下午來館參觀。西北報業攷察團亦於同日來館參觀。

▲本報各週刊副刊及照片稿費，五月份起已再度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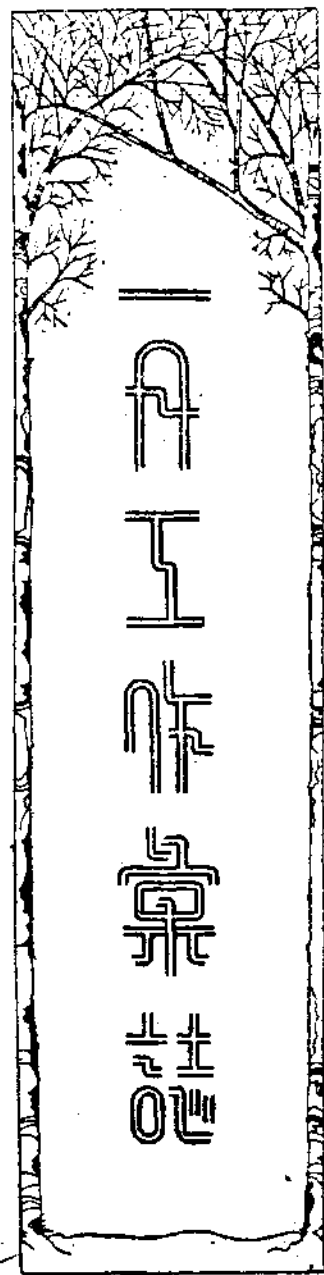
▲天氣漸告炎熱，本報大廈兩側遮陽蘆棚，已在準備搭造中。

▲此次全運會京滬火炬接力長跑採訪廣播專車，係由本報與業餘無線電協會合作，結果甚爲圓滿。本月九日晚，該會假豐澤樓宴請本報有關人員；十一日本報於麗都花園設宴還席。

▲洛陽記者范鴻本月三日來館述職。鄭州記者范世勤上月底返寧波原籍掃墓。

▲杭州特派員儲裕生全運期中奉調協助全運會採訪工作，全運閉幕後已返杭。東北特派員韓清濤本月六日離平赴錦州一帶工作。

▲紹興記者王萍本月廿四日與張萍麗女士在紹興舉行公證結婚。



收到先
後為序

一、經常與特性新聞 學端

在後方採訪，發掘重要新聞，艱難不亞戰地；成都——這西南寧靜古城，月來社會如一泓秋水，平靜無波，使我經常感到工作苦悶。本來，在紙張節約，電費昂貴的今日，我們作外埠記者的，每天跑上五六處機關，訪到七八條新聞，沙裏淘金，精中取精，也不一定每天都有全國性最重要新聞。即使有，在戡亂團結前提下，也不一定條條都可拍發。工作困難，主要在此。

我同意江慕雲兄的高見：「不能發表的新聞，大半是好新聞。」例如這一月，四川發生好幾件重要大事，有共匪最大地下組織的破獲，株連者萬餘人，有數目大得駭人聽聞的貪污中飽案，雖都是重要新聞，

但我們感覺未便發表。

除了這些忍痛割愛，改寫參考通訊的新聞外，突發性新聞近來僅偶一見。經常性新聞，如省政、建設、佈防治安、工商經濟、文化教育之類，概照館方指示的工作重點，採訪發掘，經常報導。省政：報導川省的全面措施。建設：着重目前三大工程——成渝鐵路，都江電廠，隆昌肥料廠——進行動態。佈防：介紹一般設施，以安定關切川事的東南讀者心理。經濟：經常報告物價動態。教育：本館方倡導助學扶持青年宗旨，報導建設性教育新聞，並介紹四川教育情況。以上幾點是我本館方指示的工作要點，作為採訪中心，一兩月來事實表現雖未全部做到，但我總希望應此鵠的，努力追求。

倘有我認為最重要的，在後方採訪不應以發佈經

常性新聞爲中心工作。如介紹地區範圍的特性新聞，應該是工作重要部份。在四川如：自貢五通橋的鹽，內江資中的糖，川西水利，川北礦產，以及四川外銷特產物資，甚至神秘的川西內部，都值得介紹報導。過去因工作關係，未離蓉市一步，最近我希望館方能給予機會，分別派遣重慶歐陽醇兄和我，各到川東南及川西北作實地採訪。

總之，在後方採訪，不免偶時有令人引起投閑置散感覺，極目四望，塞北朔漠無垠，江南鶯飛草長，追隨大軍，馳騁千里，都使我們不勝羨慕之至。

二、我樂爲申報工作

宋麟

十餘年前，我便以投稿者的身份，和申報發生關係。那時先嚴長年訂閱申報，我因爲愛好美術，獨對所附的畫刊發生興趣。記得我第一次把一張照片寄到那時的法租界環龍路72號（？）申報畫刊編輯部時，不久便蒙刊出，而且收到國幣五元的稿費。

抗戰肇始後到西北來，八年艱苦的歲月，使我對生活低盡了頭。然而我始終和新聞工作保持着「藕斷絲連」的關係。這期間，我僕僕戰時陪都和西北邊疆

的路上，並爲重慶中央日報寫過二年的通訊。

勝利之後，京、滬報紙紛紛復刊，重慶那家報紙的負責人，也東飛去作他的報紙的復刊工作。卅五年六月間他那報紙試版之前，我接到那家報館的通知，叫我擔任通訊工作。我於是轉入一家蘭州的報館，開始我的新聞生活。

我自信我對通訊工作是頗爲盡力的。每天到處跑新聞，但當我把印有名銜的卡片遞到對方手裏的時候，他們對我這家報紙瞠目不知。當然，仍有不少人是知道這家報紙的歷史的。

在三十四年的歲末，我又收到一個朋友的信，叫我做他們的攝影記者，而且還寄來一張聘書，填的是「特派員」名義。我由於盛情難却，便答應下來，把塵封已久的開末拉找出來，裝上他寄來的膠捲，到處「對光」了。之後，另一個朋友也作同樣的邀約，這一次的名義更堂皇一點：「西北特派員」，反正是「不支薪的空頭銜」，我便一鼓腦兒「



接收」下來。

我從事通訊的這家上海報原不能算窮，但稿費却一拖兩三個月，而且和我極少聯絡。我有時有問題寫信去，也如石沉大海，或簡復數語，使我的精神孤寂異常。到去年秋天，我開始覺悟到我的努力，終久是會落空的，我必需為一家有前途、有希望、有全國銷路的報紙工作，於是我想起申報，——和我睽違了十來年的申報。我毛遂自荐的寫了一封信給報館，請求做申報的駐外記者。

九月初，我接到回信，叫我先從通訊員做起。蘭州這地方有的是勢利眼的人，他不管你是那家報，假如掏出一「特派員」的名片，他會肅然起敬；假如你是「通訊員」，他便會掉頭而去了。於是我寫信給報館，要求暫用「記者」名義，復函竟然「礙難照准」。因此我曉得申報是不胡亂把名義給人的。

四個月過去了，我的努力總算不落空，報館擢升我做「記者」了。同時寄來兩付報頭字，於是我才印了「申報駐蘭州記者」的名片使用。因此，我又曉得申報是有效績制度，賞罰分明的。

我從前拍電都不譯碼，請電信局代譯發。第二期

「工作通訊」上指出這一「似嫌過於浪費」，叫我自譯或簡發。簡發是可以的，但那時新聞報正有兩個人在蘭州（其中一個是專為競選新聞界立委而來，現在已達成任務，調京去了），我生怕他們有獨得的新聞，使本報相形見拙，所以不敢放鬆一步，只好硬起頭皮查電碼本。不過我的電碼本是土紙印成，翻起來不得勁，而蘭州書店又正缺貨，於是我寫信給報館，請寄發一本。不久，一本白報紙的明電碼書航寄來了，增加我不少工作的興趣。因此，我更曉得申報是尊重駐外同仁的要求，雖然不能「有求必應」，起碼也可以做到「解決困難」的地步。

從今年起，申報除「館內通訊」外，在編輯方面再印發工作通訊，使我們在外的人經常獲得指示，工作情緒因以提高，大概是衆具同感吧？不過現在報紙縮張，使我們的工作又形躊躇起來，我希望在這一兩個月中間，編輯部再隨時的指示我們，什麼新聞是需要的，什麼新聞是不需要的，免得拍出電、寄出稿不能刊出，浪費了人力物力。

我樂為申報工作，因為她的態度嚴謹而不呆板，有着很光榮的歷史和無限的輝煌前程。這些話不是吹

牛，我可以舉一實例。前新疆主席，現任新疆國大代表劉文龍老先生上次過蘭州時，就曾爲我題了一張字，文曰：「申報開新聞之始，有悠久歷史，馳譽中外。」。劉老先生年高八十有三，精神矍鑠，原籍岳陽，居新疆已三十多年。當他爲我題字的時候，恰巧忘記帶老光眼鏡，他一面摸摸索索地寫，一面唸着：「申報牌子老，申報現在還是最好，我是你們頂老頂老的老讀者！」

二、檢討和希望

徐繼廉

昆明這個城市是在抗戰中「起家」的，勝利後，真有一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感，遠處邊陲，交通梗阻，其重要性遂一落千丈。

我担任本報駐滇特派員的職務，已是整整二十月於茲。京滬大報派在此間的人是非常受人注意的，我和大公報的高學遠兄常有戒心，發佈消息也特別審慎將事，以「甯缺毋濫」作爲工作的信條，差幸一年多來沒有過岔子，警備總部新聞處和省府的新聞局，也從來未曾請我去吃過「排頭」，大家見着面時，倒反而顯得親切，彼此相處得非常和睦。

然而我內心正也有着許多難言的苦悶，比方像這樣一個冷落了的城市，又從何獲得重要精彩的新聞？看到其他大埠的消息顯著地刊佈出來時，真有說不出的「醋意」。然而，「報賬式」的電報我是搞不來的，因此在工作成績上的表現，常感不夠滿意。這，即使館方不加責於我，但在「工作良心」上，每多歉疚。

近兩月來，我的工作如果要加以自我檢討，便是沒有撰寄通訊稿。原因在哪裏？這城市太缺少變化，靜如止水，不起波瀾，因此我不想拼湊些「雞零狗碎」的東西。其次，這裏管制新聞的當局常常囑咐我某些材料要少寫。爲了以後探尋新聞與發佈的便利，我不得不將就一些。最後，便是自己沒有電台的苦處了，比如上月保山發生的家庭大血案，當天破獲時我已由刑警大隊得來案情，但轉去中央社向同事私下打聽（因爲過去我曾在中央社任過外勤），他們已經發出六百多字的電報了，爲此，我只好壓了下來，連寫通訊也無法下筆了。

當然，像這樣的例子還很多。總之，一個駐外記者是常常會遇到許多阻梗的，問題端在如何出奇制勝，克服困難。本身努力是個最大因素，但館方的指示

，個人也覺得非常需要，在「館內通訊」和「工作通訊」上，我們已獲不少啓迪。如果可能，我更切盼多多加強橫的連繫，如此，在工作效能和情緒上，當更可提高不少。

我個人還從未踏進過總館的大門。固然，與過去許多位「老上司」如王啓煦、王德馨、鄧樹勳諸兄雖常有聯絡，不過，另外的同事總是十分陌生的。上次袁文中兄過昆飛緬，我去機場迎送，還是經過大公報的周榆瑞兄介紹才獲認識。袁文中兄說他來時，總館也未曾提起過我，這雖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在聯繫上似乎尚欠周到。

總之，駐外記者有如出閣的姑娘，他們隨時都想與婆家親近，希望館方多有督促和指示。

四、申報發行在廣州 式齡

鄙人自担任廣州分銷以來，轉瞬已將兩個年頭了，由五份報紙開始，到現在不覺已經增加至一百多份。報紙雖然已增加，但是我還覺得沒有達到我的理想，希望還想發展至千餘份以上，但被下列的幾點困難所阻：

(一) 報紙航寄費的時常調整，讀者不大滿意。

(二) 運輸方面，常有阻滯，現在雖然比從前改善得多，總是還沒有達到理想，因為抵穗時間已晚上九點多，大多數讀者，那時已在家裏休息，第二天已是隔天報紙，對於銷路極受影響。

(三) 在廣州的廣告宣傳不夠。雖然我們常在報上作宣傳，可惜所登的地位太小。如果大量去宣傳的話，我們又不敷開支，所以不得不作守勢，原因是沒有這麼大的資本化在廣告上面去，同時收效也還是一個問題，所以遲遲不敢去嘗試一下。

照目前推銷情形，想增加讀者的話，我們一定要大大宣傳一下，作一次大的攻勢，使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一「申報」兩字。同時，也要總館方面設法，能够在滬央航或中航方面交涉直接運穗，抵達廣州的時間是下午三時左右，那就可以大大發展了。



五、低潮期的工作

趙·展·

自瀋陽初聞砲聲，兩個月來，是最低調的時期。一般人情緒悲觀，信心喪失。上層社會患飛機熱，下層社會有謠言狂。人心惶惶，「失敗主義」變成流行性感冒了。社會既墮不安，當局沒有善策安定人心。說老實話，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是會感到鬱悶痛苦的。自各報同業紛紛撤退後，精神上尤其感到寂寞。但我得保持冷靜，鼓舞勇氣，和失敗主義作戰。唯一的辦法是向社會深處發掘，探索危機之所在，希望之所寄。雖然有很多的事實不能發表出來，但可以更澈底的了解記者工作對社會的責任。

東北是戰區，戰訊的報導自然是最重要的。自去年十月上旬以來，一連串的「挨打」消息，除此，很少有足以令人興奮的新聞。本年來，失守的戰略據點，可列成一長串名單，因此東北震動，舉國震動，激蕩到人心的低潮時期。最近兩月，一般人最關心的是援軍消息，瀋陽幾家晚報每天以巨幅地位刊登是項消息，雖然都是捕風捉影，但頗能刺激讀者胃口。此間軍方不但對援軍消息保持沉默，其態度之審慎，對

於局部勝負，而涉軍機者，也保持頑固的沉默，我們也只好體諒當局穩扎穩打的苦心。我們沒有榮幸再作將軍們餐桌上的貴賓，因為他們叱咤風雲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只好開闢別的新聞路線，而每一條新聞，都要幸邀檢查員的喜歡，才能通過。

東北經建新聞原是最有發展的，目前竟到了末路窮途。東北工業前途，等於做了一場好夢。現在的一資源大廈」不免有鳳去樓空之慨！記者含着眼淚報導過鞍山淪陷的消息，今後爭取經建新聞的癡心，不能不冰解了。

談到東北教育，真叫人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教育界一片窮愁素亂的現象，那裏是在辦教育？目前教育部督學黃會樾視察瀋陽一所小學後，流着淚對同行的人說：「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學校，國家對不起他們。」該校校長高志殿竟掩面而泣！記者在教育新聞中寫出「烽火邊緣絃歌不輟」的句子，實在覺得對得起他們，也對不起他們。我深切的感覺，以目前東北所施行的教育，其刻板的形式和內容，不能有良好的成績。針對目前共產黨倡亂的事實，應把死的語文教育，改變成活的生活教育。現在小學中學的學生進學校

已萬分困難，教他們迂闊的教材，寧非徒勞？學風極應糾正，在大學中尤為顯然，這有待於教育界本身的努力，及教育行政當局的密切注意。記者願在報導教育新聞方面能引起一點反響。

社會新聞是被我有意的忽略了。在東北，劫殺盜的新聞天天有，但距離太遠了。更重要的新聞是戰事的發展。唯一報導過的社會新聞是搶米事件，及一樁重要的劫案，和軍憲衝突事件。在社會新聞方面，節省了一筆不小的電報費。

六、工作點滴

黃靜

李天霞將軍駐節秦縣，是秦縣一件「大」新聞。四月三日的下午，記者乘軍用車去寺巷口，那知江面風大，船行受阻，空待了一個下午。直到四日晨，記者再度去口岸時，才算迎着。

到前綫採訪，有苦有樂。苦的是長途跋涉，到了目的地，又沒有東西吃，沒有好好的地方住，而且行軍飄忽無定，一天走一百里也不稀奇。何況各鄉區散匪潛伏，得一一打過去，隨時可遭遇危險。然而最痛苦的，莫過於電訊之無法發出。這裏且舉兩點為例：

五日下午兩點鐘，記者會單獨訪問李副司令官，承發表一段談話，當時即擬用電拍發，可是軍用車出發在即，於是我馬上改變計劃，到姜塄後，再通知友人代為拍發。軍車五時許始抵姜，馬上搖電話，然而問題又來了。不是有人在講話，就是接不通，或是該處電線斷了（降冰雹關係），承認「訊途多舛」，結果只好用通訊發出，這是一。六日去大泗莊，當日國軍即在于家莊擊潰匪軍三千多，這又是一則好消息，可是情形更尷尬，電話電報都無法使用，不得已，商請蔡區長滄波同意，七日晨派專人送城中拍發，這次總算成功了。然而在九日的報上才能刊出，說起來真是傷腦筋。在前綫的樂趣未始沒有，可是我總認為苦多於樂，而苦樂不均。

七、困難環境中

潘寶珊

我自從與申報在三十五年的下半年發生關係，開始寫通訊，自知對採訪技術與經驗均缺乏，但始終是抱着埋頭苦幹的精神。只要聞到見到，及慮後即發出通訊稿，以盡本身採訪之責，不負館內對我的一片希望 and 栽培。



在我負責的光福地區，雖是一個小鎮，但在吳縣是一個軍事的重心點。

我最感困難的是缺乏攝影機。像我軍格斃奸匪周志敏和其他二匪，我在出事一小時後即赴目的地採訪，但見奸匪之屍，無法攝影，只能放棄。希望館方能在可能範圍內爲此困難謀一解決。

八、我在合肥駐防

竇白萍

「駐防」合肥快一年又半了。這段時間不長也不短，讓我在工作上檢討一下，作爲這一年半的自白。

不錯，合肥是今天安徽的省垣，在地形上它是綽綽江淮，屏衛首都，且是皖省地理中心，軍事要地。但由於交通困難，商業不振，經濟衰頹，風氣閉塞，它現在只僅是皖省政治的中心，其他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蕪、蚌。如此，社會環境比較單純，除掉安徽省政措施構成新聞外，突發新聞極少。又因本報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報，有些事情在本報就沒有什麼新聞價值，

雖是每天東跑西鑽，找得不少新聞，而回來一加選擇，便少得可憐，有時竟一條也沒得。一年半來，在工作上實無表現，爲了這，真是時常心急如焚。

我每天攢尋新聞線索，找着一點，從不放鬆。這中間，有時白費了力氣，或者不便發表，或者無發表價值。憑良心說，在合肥需要我去攢找的新聞，往往是不便發表的；而能够發表的，跑到任何機關，遇到任何人物，倒是俯拾皆是，毫不費力。前年底，朱民威兄率領我來合肥，當時申報一個特派員一個記者同陣到此，頗使省政當局重視。由於接近機會較多，上層人物很容易打通了。第二步，我又打通了中下層人物，採訪遂甚方便。到今天，發掘需要攢找的新聞，早已有路可通，必要時還可走旁門小道。譬如事隔多年的楊效春、李蔚唐漢奸案重行偵訊，去秋劉伯誠竄到皖西、皖中，所發軍事消息中的一部份，就不是那麼老老實實弄來的。

自從陳劉兩匪相繼南竄後，我採訪對象以戰訊爲主體。月前赴滬述職，陳總編輯和三位副總編輯也特別以加強戰訊報導爲訓示。然而，現在我正遭遇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兩週來使我苦悶萬狀。本刊二卷三期

中，有錢夢超先生「在蚌埠工作的檢討」一文，曾說：「比較在皖西北有重要消息的地帶，都已劃入十四綏靖區，日前亳縣、渦陽、太和相繼被陳毅匪部攻陷，此種重要消息，在第八綏靖部裏反打聽不出來。有時即令有片斷零碎的情報，也只好作爲參攷。」我的困難，就是在此，而且甚於蚌埠。上週陳劉兩匪發動兩萬餘人圍攻阜陽（第十四綏靖部所在地），一時聲勢很大，自然消息重要。第八綏靖部雖設蚌埠，實際重心已在合肥的指揮所。阜陽戰起，我每天必跑三處：指揮所，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同時，還找找對軍事消息靈通的人士，但所得結果，一無表現。指揮所對於皖西北戰況，因爲不是八綏區的轄區，直接得的消息極少，大部（幾乎是全部）由蚌埠司令部轉來。照他們的公事手續，一切情報先行呈核，然後決定是否發表。發表的，在時間上已隔了兩天以上，又因是十四綏區的戰訊，都是略而不詳。據他們說，隔了區的戰訊，發布消息頗多顧忌，但我從小道得來的消息，也是趕不上蚌埠來得快。譬如本報二日已載阜陽解圍，而我在合肥三日下午才知道，這是從消息靈通方面得來，指揮所發佈的戰訊，到五日才提起哩。省

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他們的情報一部份由指揮所供給，一部份則由電台輾轉相遞。正常情形，總得隔一天以上，於是皖西北戰訊，從合肥拍發，總是做了蚌埠徐州的尾巴。因此，當我發覺蚌埠消息快於合肥以後，皖西北戰訊我就沒再拍發了。

根據經驗，關於皖西皖中情況，合肥就較靈通而且確實，目前八綏區轄境，尙無若何重要軍事情況。

一月起，館中除「館內通訊」外，編輯部並印寄「工作通訊」，不僅縮短了外埠工作者與館內的距離，而且直接給與外埠工作者以指示，真是意美法良，令人感奮。今後除遵照指示努力以赴而外，還想作機動的巡視採訪，述職時王副總編輯也會有這樣的囑咐。

工作以外，我的困難是住的問題。合肥房荒甚於京滬，房租以米計算，一次繳清三月或半年，已够苛刻。普通租到的房子，還須花筆錢修理，實非我輩薪給階級者所能担负。目前我因房東賣屋，逐客令已下，尙待拿出比攢新聞更大的精神去攢尋租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我正作如此想望。

九、談談福州採訪 黃垂慶

在華南，廣州除外，福州該算是第二個大都市了

。照例採訪工作當得順利展開，然而實際情形却不。福州的各種新聞蘊量，實在並不若外貌那樣引人注意。

幾月來，我檢視着本報一二版所有的頭條新聞，不問台北，北平，濟南，青島，西安，漢口，廣州，瀋陽……，幾乎都有一二則頭條新聞發表，然而福州却永遠沒有。是福州沒有新聞嗎？却不。福州的各種新聞（例如物價、治安、人事來往、經濟動態、僑區見聞等），每天我起來密密麻麻的看了頭就痛。發一二則電，起碼也要挑剔上幾十分鐘工夫，倘要去取稿標準稍為減低的話，就幾乎無日不有電訊，但是，在新聞素質比重上，她永遠落在後頭。這就是容易使派在此地的外埠工作人員們走上疏懶之途的主要原因。



論起我的工作，實在也並不輕鬆。未縮版前，天天都有二三則電訊發出，每日大約寫五六篇左右綜合通訊，一二十則短訊。

一方面，我也多發了些。短訊是少發了，但，一些較富有資料性的通訊，還想寫點去。是以，工作同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前一些時候，我還同星聞日報攝影記者趙肅芳協定好，我寫稿，他拍照，倒也着實生點後果。自從縮張後，照片刊載量減少太多了，我也少寫了。

在此地，人緣上，我好像並不會遭遇到任何困難。普遍外報工作人員，避免不了總有些自高自大傲態，我雖然並不放棄我的發稿，但是，在某種場合上，我還是屬於和該地新聞界朋友聯合一致的。說句笑話，廿二歲的我，在福州也成為記者羣中少壯派頭領，此間幾個大報的年輕記者們，一個個都同我蠻好。

因為省境安靜，一般高級公務員也尚知自愛，福州沒有一「新聞檢查」，這給我們工作方便不少。通常電訊一拿到電信局，發報員便發到南台總局轉發出去了。

國大閉幕，全運開始之後，這裏可能有一二段空閒時間。因之，我計劃完成二樁宿願：一，完成閩全省特產經濟的調查，這我已與建設廳經濟資料室，省銀行研究室，省研究院等商量好，準備搜集好後，送寄報館。這在開發華南聲浪囂張時節，當是值得採用

，值得參攷的。二，計劃在閩南廈門、漳州、泉州、龍岩一行，專門調查僑資運用，僑匯出入，暨僑眷生活等問題，順道經龍岩參觀實施縣全面土地改革後的農民生活狀況。回來時，打從福廈公路經莆田、福清等縣視察一番。這點正請求館方允許中。相信暑假期後，假如我不離開福州的話，一樁事總可得成功，這樣，即使是半年來毫無建樹，於心也得稍安了。

十、體育新聞軟性化 潘懷偉

翻開自己發稿的登記，我寫給報館的通訊，恰巧是一百號。從這個數目字來看，以十四個月的時間，只寫了一百篇稿，在考勤上面來說，成績是不大好的，而從發稿的比率去統計，也是一月不如一月。根據了這個發稿的概況，我可以來一個自我檢討了。

發稿少，是不是我對於報館的熱誠減低呢？這一點，我敢說百份之百不是。自從報館的體育版面減縮以後，對於容納稿件，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有時很多稿都給擱下來了。爲了限於篇幅，我是不應該強求的，不過這就影響了我發稿的情緒，只好減少發稿的次數了。

固然，寫稿可以精寫，但是體育稿件有不同於普通的新聞稿的地方很多。舉個例來說，即如一場球賽，事後如果單把它的戰情紀錄下來，誰打進一球，誰踢入一隻，這些已經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因爲戰情是千篇一律的，充其量就只有寫得輕鬆一些，活潑一些，其他，就只有寫寫特別的鏡頭了。不過一場比賽的特寫鏡頭究有多少？這便完全限制了寫稿的發展。

以香港的讀者來看，他們是高興看到詳盡的評論，指出一場球戰，勝在甚麼地方？敗在甚麼地方？假使如此寫來，便長篇得很。申報的體育版要是容納得一兩篇這樣的稿子，便直接影響了登載上海方面的比賽新聞，所以也迫使我無法寫較詳的稿子。

現在再有一個問題放在前面的，便是大公報在香港出版，它早上即由航空運抵上海，因此，從航空寄上的稿件，是無論如何不及大公報快的。假使大公報已登載了的消息，我們從郵政付寄的消息然後寄到，便變了有點「明日黃花」之感了！這也是在技術上彌補不來的缺點。

我自從跟報館工作以來，最苦悶的，也許是這兩個月了。因爲有很多內幕新聞是已經知道，而在道

義上是不便發表的。例如這次世運足球隊的組織經過，反覆變幻，我們如果把內幕拆穿，確然是好新聞，但有關某一方面的影響，我們又似乎要留些餘地了。

談到這次香港派參加全運的香港足球隊，它的名單早就內定了。但是因爲四月廿四號和廿五號還有兩場籌款賽要舉行，出的名義，是香港全運預選隊對世運隊，於是香港的全運代表名單，只好在比賽之後纔發表了。

但當我一看見申報發表了一個全運隊的陣容，內中是有很多錯誤的，於是我不得不將正式的陣容不待他們發表便寄一份給報館參考，希望報館能予更正。

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申報的體育版是比較硬性的。只是靠消息詳細，讀者已經不大感到興趣，希望這個版能走向比較「軟性」的作風上面去，因爲體育版的文章，是性近於消遣的，希望當局考慮這一個問題。

香港和上海太接近了，發出的消息，幾乎隔天便可抵達，要在新聞上競爭，是相當費腦筋的。第七屆全國運動大會在上海舉行，刊登這個消息已經够了，我想，在全運之後，再替報館多盡點力吧。

十一、報導工商消息 石武威

本報是國內唯一大報，已經具有七十餘年的悠久歷史，關於國際方面的局勢，和國內政治、文化、建設、工商等等各方面的消息，都爲全國人民所注意的。筆者平時報導新聞，因爲要適應現實需要起見，大都注重於工商動態，和地方治安方面，每天不論寒暑風雨，盡力採訪，加速傳遞。但是因爲担任地方公團職務太多，對於有系統的新聞，實在很少作詳盡的報導，這一點，似乎是很引爲憾事的。

無錫地當京滬中心，水陸交通，都很便利，鄰近各省縣來錫採辦工業原料，及糧食土產等等，確有萬商雲集的氣概。近兩月來物價飛騰，動盪不定，因爲無錫已成東南沿海米市的中心，所以各地糧價漲落，都以無錫市價爲標準，本報爲全國報業領袖，關於工商業報導，似乎可以多關地位，盡量採登，當爲江浙院內地各縣閱者所熱烈期待的。

筆者從事新聞事業，已及二十餘年，完全爲興趣關係，對於待遇從來不計厚薄。照現在一般情況，文化事業維持極感困難，對於工作人員，所得生活費，明知其不足瞻家，也實在無法調整。據筆者私人意見，值此非常時期，惟有大家咬緊牙齦，努力苦幹，共同渡此難關。等到大局澄清，情況好轉，本報能够恢復原來篇幅，獲得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那時再來談調整待遇，當然爲我駐外同仁一致所希望的吧。



從蚌埠工作經驗

談軍事新聞的採訪

錢夢超

一度緊張而匆忙的採訪工作，忽又過去，現在復回到輕鬆閑適的地境。當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個星期內，因共匪陳毅劉伯承督率六個縱隊進犯阜陽，自三月二十九日起開始圍城，至四月二日晚止，因國軍強大部隊馳援到達，乃全部向西北潰退。在共匪圍攻阜陽四晝夜的期間，戰事確是十分激烈，較之去冬陳毅匪部進犯宿縣時之情形，尤有過之。當阜陽戰事正在喫緊的時候，我在蚌埠爲本報採訪發電，確是相當的忙碌。當時新聞的來源，不外下列四處：（一）是第八綏靖區司令部第二處；（二）是第十四綏靖區司令部駐蚌辦事處；（三）是阜陽縣長汪廷霖駐處天豐公司；（四）是阜陽旅蚌紳耆駐處及阜陽旅蚌同鄉人士住處。有了上列四處的新聞來源地點，所以每日我幾乎都要分別去跑一次或二三次不等。其中以汪縣長寓處消息較爲靈通，阜陽戰事雖在激烈的進行，而蚌阜及蚌蒙間的長途電

話，仍照常互通。軍事機關所得到的情報，尙不及汪縣長處來得可靠。最令人失望的，就是設在大馬路社會公寓的第十四綏靖區司令部駐蚌辦事處。每次前往採訪，總得不到一點消息。不過每次可以在該處探聽得阜陽是否仍在我軍手中，電話及無線電報是否尙通而已。因爲軍事機關照例多是上級主管人向屬下詢問消息，下級人員照例不能向上級主管人要情報。因此，十四綏區辦事處只能曉得屬於自己業務範圍內的事，其他軍事消息，可以說是一概不知。這是跑軍事新聞的同業們，所不可不了解的。

向軍事機關蒐集情報，總不免有些困難。高級人員公事忙，事情多，一會兒批閱公文，一會兒聽取電話，在軍事倥傯戰報頻繁的時候，能够接見記者，記者能够望見顏色，於百忙中聆得片斷零碎的新聞，已是大大的不容易了。這還算是比較有地位、有名氣、會活動、會奔走的記者才能跑進去，會到你所要會見

這人。若是初出茅廬的小夥子或無關重要的土報記者，（在皖北稱地方報多稱為土報）想跑進經過重重崗位衛兵把守的軍事機關，那簡直比什麼都難。我跑了二十年的外勤，在軍事機關所受的酸甜苦辣，味道都嘗遍了，現在所以能應付裕如，不致隕越的，完全是憑着多年的經驗閱歷，並不是以自誇而驕人，確實是如此。

軍事機關屬於少將以上的軍官，大多忙碌，不願有時也可以說是不屑接見記者。即令接見，也絕不會儘量供給新聞，像私人友誼式的暢所欲言。值茲戡亂期間，高級軍官接見記者的時候，他往往閉口不言，或者一問二搖頭三不知。下級軍官如參謀之流，官小職卑，見了記者更是守口如瓶，諱莫如深。因為軍事機關處處是關防機密，走漏了軍事消息，打破飯盃是小事，依照軍機防護法還要治罪的呢！

軍方採訪不易，還不如向有關係的私人方面去探聽，比較有益。阜陽鉅紳甯雋元先生，已有七十多歲的高齡，在前清做過軍統，所以阜陽人多稱為甯軍統。甯老先生由阜陽避難來蚌，住在做寓的前院，他老人家因關懷桑梓，曾與阜陽參議會議長吳少田電京呼

籲，請兵增援。關於共匪犯阜的消息，甯老先生着實供給不少。

陳毅劉伯承兩部犯阜未逞，狼狽西竄。接着，臨泉、沈邱、項城先後收復，皖北剿匪的軍事，又漸入於和緩狀態中。不過第八綏靖區司令部所轄的縣份，仍有多處盤踞殘餘土共，不時竄擾，軍事情報仍須繼續搜集。上星期，市黨部招待第八綏靖區政工處處長李人翹將軍，並邀集全市記者參與介紹相見。我在招待席上提出關於記者採訪軍事新聞請政工處長予以協助的意見，皖北日報副社長邵恩力表贊同，發表了許多採訪軍事新聞如何困難的話。結果，李人翹圓滿答復，允許力為協助。次日，我到第八綏區第二處訪處長劉峴陽，晤談之下，曉得第二處已與政工處洽商妥當，每日由政工處第二科派科員前往司令部搜集情報，回到政工處，再由處長斟酌情形，酌量發表。發表的方式，約定每日下午二時，由記者去採訪。另外由政工處於傍晚出一張壁報，以供市民閱覽。我已去過好幾次，但能够發表的材料，寥寥無幾，即令能蒐獲一二，也多失了時間性，以後恐仍須常到第二處去採訪。



舉一個例

君·默·

一年半來，我因為負責「館內通訊」這本刊物的編務，得有機會時常讀到駐外同人的來稿和信函，總數在二百件以上。近數月來，由於本刊有「一月工作彙誌」一欄之設，駐外同人紛紛把一個月來的工作狀況和所遇到的困難寫成短文寄來。為篇幅關係，這些文章有時刪節頗多。但由於閱讀這些稿子，使我對於駐外同人所感覺的普遍的困難和苦悶，有了一種大體的瞭解。館中對於能夠解決的困難，無不設法解決；但對許多目前不可能做到的希望，則深感愛莫能助，只能俟諸日後。

我在私人通信中，會把一些實際情形解釋給駐外同人們聽，不過這些通信只限於極小的一部分，而我深信各人所感覺的煩惱，和希望知道的問題，又大都相似，所以我在這裏特利用這最後二三頁的地位，拉雜寫一點就我所知道的情形。這當然算不得是對一切問題的答覆，不過舉一二個例，當亦可見其大概罷了。

我所收到的來稿中，有許多提到屬於個人方面的困難，對於這些，我都送給有關方面看，能解決的即設法為之解決；不能解決的，也由編輯部直接函覆。因為這些是個人的困難，別人未必有，所以在本刊發表時就不再列入。也有的，是屬於有關其駐在地的採訪和發行工作上的改進建議，這些建議有的能做到，有的因有其他方面困難不能做到，我都把這類稿件送請有關當局閱存。對於這些問題，大都已有直接覆函，所以也毋須在本刊中再登。但還有第三類，也可以說是最普遍的一類，乃是大家所共同感到的困難。對於這一點，我想就我所知來說明一下。

這一類的困難是什麼呢？就是：寄去的稿子老是登不出來，因此精神上覺得很痛苦。

對於這種困難，編輯部十分清楚，而且時常在設法解決。

稿子為什麼登不出來？一句話可以回答：篇幅太小了。縮張以後，通訊版併入第二版，過去有獨立的通訊版時，好稿子也仍常有登不出來之苦，因為本報

的通訊網星羅密佈，來稿衆多，而且人才平衡，實在篇篇都捨不得割愛。不過因爲版面有限，能刊出的只有一部分，而過了數日，時間性的價值失去，後面的稿子又如浪湧來，於是留下的那些稿子只好犧牲了。這還是未縮張前的情形。縮張以後，自更不必說了。

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通訊版是本報的重大特色之一，其歸併是極不得已的事。有好幾位駐外記者曾提出希望恢復通訊版，但當我問他們：那末可以恢復在那一版呢？他們也都笑笑，說實在是無辦法可想。因爲縮張是中央的命令，篇幅只能有此八版。第一二版是國內電訊要聞，這兩版底下還登有一部分廣告，若說把這兩版縮成一版，大家都知道是絕不可能的。事實上，目前的一版半地位（通訊版佔第二版之半）已經是精編到無可再精編，而且還要留出社論的位置。第三版是國際。第四版是本市新聞（本市新聞只一版，其實恐還不足滿足本市讀者的希望）。第五版經濟和行市表，本報要在工商界站定基礎，必須在經濟新聞上求精確詳盡。我個人碰到一些工商界人士，他們都覺得本報的經濟版是精確有餘，而詳盡似尚不足，這就是篇幅不够大的苦。第六版是教育和體育

，這兩種原都該各佔一版，現在兩家合住一室，實已是委屈得很了。第七版是週刊，本報的七種週刊都富於學術價值，本報的得以奠定今日地位，過去數十年來對於文化學術的倡導，也是一大因素。第八版是副刊。副刊已由兩種併成一種，只餘下那有四十年歷史，對中國新文化運動有過不少貢獻的自由談了。

念頭任何地方都轉不過去，要就除非在廣告地位上打主意。然而廣告是報館生命兩大命脈（發行和廣告）之一，而且在今日的情形下是大動脈。那末，不要廣告自然只是不切實際的高調。事實上，報館爲了要維持每日的新聞刊載量，已經不得不犧牲了許多廣告了。

通訊版的篇幅太小，這是人人都感覺的事實。駐外記者的電稿和通訊有許多登不出來，這也是人人都感到的缺憾。編輯部當局會爲此事思慮再三。予通訊版以獨立的篇幅是爲事實所不可能，這上面已舉出過了。恢復從前的申報週刊及月刊，雖不失爲一個替稿子求出路的辦法，但偏偏稿子、人力、及經濟都無問題，而發行技術上却困難重重。因爲若隨報附送，是爲變相的增加篇幅，爲同業公議所不許；單獨發行，

則又於理未通。一切可能的辦法似乎都想遍了，但不幸在目前的篇幅限制下，路路都走不通。

各版的情形都是篇幅太少，稿太多。國內電訊版的情形，更是如此。

以如此少的篇幅，要容納如此多的新聞來稿，編輯者的審慎情形，當然是可想而知了。對於每一條新聞，他們都曾在迫促的時間下費盡心思來研究衡量。試舉一例。本刊上期「一月工作彙誌」中重慶特派員歐陽醇兄提到一件事，關於二月廿六日一則有關西康土酋叛變的消息。編輯者當初收到這則電訊時，立刻知道這是一條重要電訊，但是致慮到兩點：第一，這類邊疆的消息，刊出對於人心會不會引起不良影響？第二，它的嚴重性和真實性至若何程度？因為缺乏別的電訊或參攷材料比較參證，極難確斷。本館當局會對編輯者們一再指示，對於可能影響人心的新聞，務必要慎之又慎；如果略有問題，寧缺毋濫。這條消息，於是在致慮再三後決定暫緩發排。到三月廿四日，又收到第二次的報導，知道了這件新聞的正確性與進展範圍，決定需要刊出，並且全文發排。但因恐過大的標題未免刺激人心，故標題只用四號字。到午夜

拼版時，突然又收到「台幣匯率掛高」的消息，乃不得不臨時把這電的後段刪去，排入此訊。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關於這一條新聞的處理情形。

至於另一條關於全國軍官學術研究會的新聞，發也是發到了排字房的，也是在拼排時為別的更重要的消息擠去了。因為此會的性質範圍似乎並不十分廣，一般讀者不致十分重視，而既有更重要的新聞到來，則篇幅既有限，只好把這新聞壓下了。至於新聞、大公兩報的在次一日刊出，可能也只是一種補白的作用。事實上，編輯部每天所作的詳細的「各報新聞比較表」顯示：本報所刊出的新聞，有許多是新聞、大公所未刊的。以新聞刊載條數的總量和重量來說，我們通常是超過這兩報的。

這只是舉一個例。舉一可以反三，編輯部對於各地記者寄來的稿子，拍來的電訊，無論長短遲早，雖在時間十分迫促之下，也無一不審慎再三。因為他們珍惜每一條新聞，知道這都是記者費多少心思精力換來的。稿子的不能如理想中的全部登出，既是一個事實的問題，那末，我們就必須一方面設法補救，一方面在心理上來適應這個事實。補救的辦法是和精編一樣

的一精撰簡發一，使新聞的精華仍得保存，而字數可以用得極少。如此，可容納較多的新聞。從前十九世紀的法國自然主義派大師佛洛貝，訓練他的學生寫作，就是先叫他用二百字寫一只鴨子的頭，然後用一百字，然後用五十字，二十字。等到用二十字可寫出和二百字同樣好的東西來時，他就算是成功了。爲了適應今日的篇幅情形，我們必須學學佛洛貝的訓練方法。

其次，是我所說的心理上的適應。因爲稿子常常登不出而發生一種心理上的頹喪，這是最最危險的。尤其是，某一件新聞發生了，我發了一則消息，未見登出，於是此後就不去注意這條消息的發展了，這種情形最是危險。因爲新聞是時刻在發展的，變動的，今天沒有刊載的價值，也許明天的發展可成頭條。我們記者們就像是漁船上的鸕鶿，我們天天鑽下水去，啄住大大小小的魚送上船來。至於是否這條魚會太小賣不起錢，而被漁翁拋掉，這我們是不去顧問的。事實上，因爲有許多鸕鶿捉，才會捉到大魚；有許多記者採訪，才會得到好新聞。一頭鸕鶿養不活漁夫的一家，幾個記者也撐不住一個版面。

我們新聞記者的活動，是一種羣體的工作(Team Work)，好比踢足球，建功的總是幾個前鋒，如果站在純功利的觀點說，守門和後衛從無建功的機會。但一個球隊的輸贏，一半却靠在守門和後衛上。報館在大大小小的據點上都佈下記者，就似球場上分站着

十一個球員，使球隨便到那裏都有人踢出，新聞隨便發生在那裏都有人報導。

事實顯示確是如此。青浦奉賢都是很小的縣城，平時也許沒什麼新聞可以擠得進「簡訊」去。但丁錫三事件突然發生，新聞立刻跳上了頭條，爲數十萬讀者所注意。再如不久前滬錫公路上「翻遊春小轎車翻下河中，滬上名實業家席德柄之弟等數人慘遭非命，也會成爲本埠新聞的頭條。如果不是因爲我們的通訊網星羅密佈，如何能使這些新聞無一漏網？

俗語有句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們希望每一個通訊據點，都經常不息地爲本報的各地採訪工作努力，無論我發的消息今天有沒有登出來，這每天的兩大張印刷清晰、摺排醒目的報紙，都是我們共同的成功，我們共同的安慰。報館雖然明知篇幅減少，登不下太多的稿子，雖然在社會的普遍不景氣下也感覺經濟困難，但是還是保留着這個龐大的通訊網，非但沒有減縮單位，而且仍在需要的地區擴展，並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在待遇上設法調整。報館保有着這支巨大的機動部隊，以應付將來的需要。這種以平時作戰時看的苦心，我們不會不明白。報紙就是靠了這種共同的努力與瞭解而成功的。

拉雜寫來，不覺已經很長，就此帶住。我寫這篇文章，就算是一點編後記，所以所說的話，也只是我個人所知道的一點情形，和我個人的一點感覺。